

北外**同行**

**管浩鳴** | 立法會議員 香港社福界心連心大行動董事會主席



# 從頂層設計着手 完善安老政策

本港人口老齡化問題日趨嚴峻，已成為社會面臨的最迫切挑戰之一，人口老齡化進程正在不斷加快。政府統計處預測，到2046年，長者人口將急增至274萬，佔總人口比例高達36%，即屆時每三人中就有一名長者。這一數字不僅是統計上的警示，更是對社會資源、經濟結構與民生福利系統的全方位考驗。

## 多方位優化保障機制

長者退休後的生活理應獲得充分保障與尊重。然而，現實與理想之間仍存在明顯差距。截至2021年12月底，輪候政府的津助或合約安老院舍的平均時間長達41個月（約三年五個月），不少長者在輪候期間離世，未能獲得所需照顧，這絕非社會所樂見的「老有所養」。為緩解輪候壓力，特區政府近年推出一系列措施，例如社會福利署將「廣東院舍照顧服務計劃」恒常化，允許輪候資助宿位的長者選擇入住粵港澳大灣區內地城市的認可安老院。該計劃自2020年恒常化以來，已逐步擴大受惠範圍並增加合作院舍數量。儘管如此，安老服務的供給能力、宣傳力度與服務質量仍有很大的提升空間。未來，特區政府應繼續與內地相關機構溝通，進一步擴大認可服務網絡，並在可行範圍內為選擇跨境養老的長者提供更便利的支援，例如推動醫療券跨境使用、完善交通接駁等，使該計劃真正成為具有吸引力的選項。

人口老齡化也直接衝擊社會撫養結構。政府統計處推算，到2046年，約每20名勞動人口需撫養15名非勞動人口，社會撫養負擔日益沉重。不少長者雖已達到退休年齡，卻因經濟壓力而需要繼續工作。現行的經濟保障體系雖包括高齡津貼、綜合社會保障援助等，但這些措施未能完全覆蓋所有有需要的長者，部分人因資產審核限制而無法受惠。而作為退休保障支柱之一的強積金制度，也常被質疑其是否足以應對長達二三十年的退休生活。強積金自2000年底實施，歷史尚短，且受市場波動影響較大，對較年長群體的保障尤其有限。

長者就業問題也引發社會廣泛討論。例如，高齡職業司機的駕駛安全問題時常引起關注，社會對於是否應在特定行業設置年齡上限或加強體檢要求意見不一。然而，問題的核心在於：若長者因經濟需要而不得不繼續工作，社會應如何從根本上強化退休保障？僅靠強積金與個人儲蓄，是否足以讓長者在香港安享晚年？這是一個需要深入檢視與系統性改革的課題。

## 養老應納入人口政策宏觀調整

在財政資源分配方面，社會福利開支雖佔政府經常開支最大比重，2025/26年度社會福利開支預算為1,304億元，佔經常開支總額5,881億元約22%，但面對持續增長的老齡人口，社福壓力只會不斷增加。近年來，特區政府因財政赤字推動節流，目標在2027/28年度前累計削減7%經常開支。雖然綜援、公共福利金等法定開支不受影響，但佔社福撥款約68%的中小型社福機構累計撥款額將減少3%，令人憂慮服務質量可能受到影響。如何在財政可持續與長者福利之間取得平衡，值得深思。

長遠來看，緩解人口老齡化的根本在於提升出生率。2024年，香港出生人口為36,700人，是2021年以來的新高，然而，相比2019年的52,900人及2020年的43,000人，出生率仍處於低位。要扭轉人口結構，鼓勵生育的政策必須持續加強，並配合家庭友善的住房、教育與託管支援，才有可能減輕未來的撫養負擔。

「照顧長者」是特區政府的策略性政策目標，並設有安老事務委員會提供政策建議，但面對日益複雜且跨部門的安老需求，現有架構的統籌能力或已不足以應對。早前筆者亦提出建議成立更高層次的專責架構，例如設立「安老事務司」，專責統籌安老產業發展、長者醫養結合、老年友好社區建設及銀髮經濟等，以更全面、更高效的方式推動政策落地。同時，應積極構建《安老事務藍圖》，從頂層設計着手，為本港應對人口高齡化趨勢作出具系統性與前瞻性的規劃。

此外，國家在「十五五」規劃建議中提出「支持促進港澳經濟社會發展」「完善便利港澳居民在內地發展和生活政策措施」。香港應積極與大灣區內地城市深化養老合作，探索更多創新模式，例如合作建設康養社區、進一步拓展跨境醫療服務、促進養老專業人才流通等，透過區域協作形成合力，緩解本地安老壓力，實現互惠共贏。

香港的安老問題涵蓋短期服務短缺、中期財政平衡與長遠人口結構的多重挑戰。解決之道必須具備前瞻視野與跨領域協作精神，從完善退休保障、擴大照顧服務、鼓勵生育，以至推動區域合作與制度創新。面對高齡化社會進程所帶來的財政壓力，特區政府應未雨綢繆，透過制度化的政策框架與資源配置，為未來的高齡化社會作出周全部署，社會各界也要共同投入、形成合力，共建可持續的長者友善社區。

教聯筆陣

# 告別操練式學習 促進學生全人發展



**林淑操** | 教聯會理事

國家教育部於2025年12月頒布《關於進一步加強中小學日常考試管理的通知》（《通知》），提出「減少日常考試測試頻次，提升日常考試質量」，明確規定小學一、二年級不設紙筆考試，其餘年級原則上僅保留期末一次考試，並禁止非畢業年級舉行區域性或跨校統一測驗，以有效紓減學生的測考壓力。《通知》同時要求減少日常測試、克服「唯分數」傾向，推行等級評價、不排名及不公開成績制度，強調關注增值表現與短板診斷，讓評估促進學習。

其實，香港一直緊跟國家對教育制度和教育模式不斷優化的進程。2024年的《小學教育課程指引》（《指引》）已把「優化學校評估與課業政策」列為更新重點，並提出評估着眼於促進有效學習及培養自主學習能力。《指引》鼓勵校方檢視默書、測驗與考試頻次，特別建議小一上學期多以觀察、學習歷程檔案及口頭匯報等方式，取代重複的紙筆測考，並為「校本評估政策」、呈分試及升中機制作出合理銜接。可見，內地與香港兩地政策互相呼應，這為香港學界創造機遇，在現有基礎上深化課程改革，積極推動評估的優化轉型。

## 「減量提質」釋放課時

回顧以往，部分小學在一學年內安排多次默書、測驗與期考，令學習以操練式導向為主。繁重課業與密集測考增加了學生身心負擔，也壓縮了探究學習、跨課程活動與價值觀教育的空間。近年，隨課程更新與政策改革，愈來愈多學校主動檢視評估與家課政策，並整合測考次數、調整課時、優化設計，逐步淡化「操練式學習」文化，朝向「以評促學、以學提教」的方向邁進。

未來，除呈分試安排外，學校可參照《通知》，為大型總結性評估設「上限」。例如每學年除了兩至三次評估外，避免於各科加

插獨立測驗，這既保留評估功能，又能釋放課時，創造學時，為開展人文科、科學科、AI教育及跨課程學習等新重點創造更大空間。在初小階段，不少學校已借鑑「小一、二不設紙筆考試」的理念，改以觀察、歷程檔案、專題研習與口頭匯報等作為主要評估模式，專注培養學習習慣、專注力與正向態度。高小階段則保留期末考與必要評估，明確列出各科每年測考頻次，避免紙筆測驗次數無意間加量。

## 建立「以評促學」的文化

《指引》指出，評估應是促進學習的工具，而非單向甄別機制。為此，學校可重新分配進展性與總結性評估比例，將適合以課堂觀察、自評與互評進行的部分，從考試時間表中抽離，減少「凡學必考、凡考必紙筆」的慣性。在校本政策層面，宜清晰界定「促進學習的評估」與「對學習的評估」的互補角色：前者用於即時調整教學、提供分層支援、引導學生自我反思；後者則總結學習成果，供課程規劃作參考。

學校可參照《通知》的做法，鼓勵教師設計具情境、探究與開放性的題型，減少記憶性與操練式的試題，並運用學習數據分析題目質量與學生表現，達至「評估求進」。事實上，香港早已在呈分試的制度上實行不排名與不公開成績制度，這並不影響學生的學習，透過日常觀察與多元評估，教師更能掌握學生的學習歷程，更全面反映學生的學習路徑。

綜合而言，《通知》為基礎教育提供「減考、提質」的行動指南，而《指引》則勾畫出「以學習為本、優化評估與課業政策」的長遠願景。香港基礎教育的持續進步，除了政策推動外，還有賴學校主動檢視校本評估架構，並與家長共同建構對「減考」的正面理解。透過善用和重塑評估機制，能為下一代營造更具全人發展的學習環境，讓教育回歸以學生成長為本的初心。

灣區瞻勢

# 善用香港獨特制度 匯聚創科資本



**詹培勳** | 瞻行資本創始人

新年伊始，香港資本市場就已率先進入新一輪敘事。近日，壁仞科技成功上市，被市場視為「港股GPU第一股」。幾乎在同一時間，創科圈另一則消息亦引發關注，AI初創公司Manus被Meta收購。

一個選擇在香港上市，一個選擇走向硅谷。兩條路徑的背後，不僅是企業的商業判斷，更折射出國產替代在不同技術形態下的現實分化，而香港正站在這一分岔口的關鍵位置。

## 分路徑探索制度創新

從產業邏輯看，壁仞所代表的GPU賽道，是典型的硬科技國產替代。算力需求具有長期性與剛性，不論全球經濟周期如何變化，人工智能、高性能計算與數據中心建設的需求難以逆轉。同時，芯片產品高度工程化，性能指標、系統兼容性和能效比均可量化評估，市場對「能否替代」有清晰判斷標準。

這類企業往往需要長期資本陪伴，而非短期博弈。硬科技的發展節奏，本就與快進快出的財務投資邏輯存在張力。長期以來，香港資本市場在其中扮演著連接內地工程能力與國際資本的制度性平台角色：既理解內地製造體系，又符合國際投資者對公司治理與透明度的要求。

相比之下，AI軟件尤其是AI Agent的國產替代路徑則複雜得多。軟件替代並不只取決於技術先進性，更高度依賴成熟的商業環境，包括企業付費習慣、訂閱模式、生態體系及併購退出機制。現實情況是，內地SaaS市場長期培育不足，商業化節奏普遍偏慢。

理解Manus的路徑，必須放在這一制度背景下。據業內了解，Manus於去年整體遷移至新加坡，一個重要原因，正是為了更好地滿足美國投資人與潛在併購方在合規性及國家安全審查層面的現實要求。這一選擇，並非情緒化「外流」，而是高度商業理性的制度考量。

值得注意的是，越來越多創科人士正在感受到一個變化：

以往，香港曾是內地科技企業「曲線走向國際」的重要通道，但在當前國際環境下，這條路徑正面臨明顯的制度性約束。在部分敏感技術領域，內地背景的公司即便遷移至香港設立主體，也未必能夠完全滿足美國資本在國家安全審查方面的合規預期。這使新加坡等第三地，在特定情境下反而成為更「中性」的制度選項。

創科新視野

# 加強虛擬幣立法監管 杜絕非法行為

**姚兆明** | 香港大學計算與數據科學學院碩士課程總監



近期，國家再次收緊了對加密貨幣產業的監管。多家金融業協會聯合發布警告文件，明確將「實體資產代幣化（RWA）」與穩定幣、空氣幣和挖礦等並列為高風險非法金融活動。在接下來的文章中，我們將逐一探討這些術語，分析它們之間的差異以及背後的風險。上述所有虛擬貨幣/資產均與央行數字貨幣（CBDC，例如電子人民幣）不同，央行數字貨幣（e-CNY）由人民銀行發行，因此具有法定貨幣地位，與紙幣人民幣享有同等法律效力。

區塊鏈技術早在2008年就被提出，比特幣是提出這項技術的基本原因。最初提出這項技術的理由有很多。第一，是信任和隱私問題：我們所有的銀行交易都會被銀行知道，因此我們必須完全信任銀行會保護我們的私隱。第二，是效率問題：所有交易，特別是跨境支付，必須經過銀行的驗證和處理都需要一定的時間。第三，是交易費用：中間人（即銀行）不會免費為我們辦理交易，我們需要支付交易費用。我們將銀行稱為「中心化」代理，它控制並維護所有客戶的交易紀錄。第四，儘管我們有法律和政策來保障交易紀錄的完整性，但不能完全排除銀行職員篡改紀錄，雖然他們可能因此而被逮捕入獄。這裏的問題在於，我們能否透過技術手段，確保即使他們想這樣做，也做不到。

## 區塊鏈技術安全風險較大

基於以上四個問題，讓我們看看區塊鏈技術如何解決這些問題。區塊鏈不需要「中心化」代理（也就是說，我們可以不需要銀行的角色），區塊鏈用戶可以直接進行交易。這種概念稱為「去中心化」。此外，在區塊鏈技術的原始設計中，無需驗證用戶的真實身份，用戶也無需透露自己的身份。這被稱為「匿名性」。就效率而言，所有交易（包括跨境交易）都在互聯網上的區塊鏈中完成，因此無需中間人（銀行）即可在幾分鐘

內完成。當然，區塊鏈也會進行一定的驗證。

最後，區塊鏈中記錄的交易詳情保證無法修改或刪除。這被稱為「不可篡改性」，也是「技術保障」與「政策保障」的新概念。這意味著技術保證了任何人無法更改紀錄，而我之前的例子表明，銀行高管實際上可以修改我們的交易紀錄，但他們不會這樣做，因為他們知道被逮捕甚至入獄的後果，但這並不意味着他們不能這樣做。

當讀者理解了以上內容，很快就會意識到這項技術可能會助長洗錢等非法活動。一旦人們將資金轉換為區塊鏈上的虛擬貨幣，這些資金就可以輕易地轉移到國外，而無需知道人們的真實身份。社會上多宗與穩定幣有關的詐騙案，本質上就是利用了這項技術的特性來欺騙受害者。如前所述，穩定幣也是一種基於區塊鏈的虛擬貨幣。一旦受害者將法定貨幣兌換成USDT（一種穩定幣），平台就能在幾分鐘內將所有USDT轉移到國外，且不受監管機構的監控。

## 明確技術使用法律邊界

區塊鏈技術雖然最初是為貨幣交易而提出的，但它本身還有許多其他應用，這些應用可以獨立於金融交易或虛擬貨幣。例如，區塊鏈的「不可篡改性」可以用來保證學生學歷證書的有效性，因為一旦證書經過驗證並被寫入區塊鏈，任何人都無法更改其內容。因此，需要注意的是，儘管在內地從事虛擬資產活動是非法的，但區塊鏈技術在其他應用領域的使用卻得到了鼓勵。

此外，香港是目前中國唯一允許開展虛擬資產業務的城市，將率先制定虛擬資產業務全面監管規定。在接下來的文章中，我們將逐一討論這些問題。更重要的是，如果有人邀請您投資虛擬資產業務，請務必謹慎，仔細甄別是否有詐。

●本港首批引進的重點企業之一的壁仞科技於1月2日在港交所掛牌上市，成為2026年首隻在香港上市的新股，也被稱為港股的「GPU第一股」。

資料圖片